

魏晋名士嵇康弹琴咏诗,聊以忘忧,有诗云:“手挥五弦,目送归鸿。”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有画论流传于世,他提出“以形写神”的至高主张,相传他画人物数年不点睛,只因“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”。故道:“手挥五弦易,目送归鸿难。”我粗浅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,“手挥五弦”还是属于技术层面的功夫,操缦琴弦,右手抹挑勾剔,左手辘注吟揉,只要不辞辛劳刻苦训练,总能弓马娴熟、挥洒自如。而“目送归鸿”则已是形而上层面的思考,自出机杼。弄琴者如何能达到陶渊明“但识琴中趣,何劳弦上声”及李白“大音自成曲,但奏无弦琴”的境界呢?欧阳修论琴:“弹虽在指声在意,听不以耳而以心。”东坡说琴愈是诙谐且深邃:“若言琴上有琴声,放在匣中何不鸣?若言声在指头上,何不于君指上听?”这都是先贤们的格调,格局审美情趣,吾等俗人恐怕终其一生亦无法企及呢!

“手挥五弦易,目送归鸿难”,仔细想来,这个“难”字,应该是各类艺术创作中共同的难点了,于我却是刻骨铭心的体会。

十多年前,我在某日书摊上购得的元黄公望《富春山居图》传真影印范本图册,是属于“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教学范本”中的一种,故而印刷精良,内芯尺寸几乎与原图一致,特别适合于画者临摹。当时我真是欣喜若狂,兴冲冲地捧回家。原本应该立马

做功课,只为手中一部长篇尚未完稿,而临摹这样一幅巨作,岂是一日两日三笔四笔能完成的?须得有大块时间集中精力,方能毕其功于一役。便暂且

手挥五弦易,目送归鸿难

——一次临摹所思

王小鹰

收藏起来,等待时机。这一等便等了十几年,写完了一部长篇,又写了一部长篇,写长篇也是个功夫活,从酝酿到落笔,画上最后的句号,每每需要数年光阴。直至2021年《纪念碑》交稿,又逢新冠疫情,各种活动陡减,便有了大块闲暇时间,终于可以临摹《富春山居图》了。



铺纸研墨,敛神静气,将那图册全景展开,先是细细温习了一遍。大痴道人看似逸笔草草,线条如行云流水,般灵动;画面以干淡为主,兼以湿笔,干笔皴擦,湿笔晕染,干湿相济,浑然天成。看画如行山中,山景润厚华滋,简远苍秀。愈看愈是喜爱,并暗自窃喜;构图并不繁复,笔墨也清晰可辨,毕竟自己习山水也有许多年了,估计能够临摹得十有七八吧?便下笔了。自然先从幸得的《剩山图》开始。《剩山图》约55×33厘米,册幅不大,半天便勾勒出大致形状,接着皴擦点染……一日下来,笔下竟是灰脱脱一片,不见笔亦不见墨。有些扫兴,又不甘心认输。次日再临摹一张,行笔小心翼翼,不敢越雷池半步,得到的

却是枯枝叠架的一堆,不见峰亦不见岭。沮丧之下,忽记得有画论说黄公望“山水师董、巨两家”,亦有说他“全在巨然风韵中来”。南唐董源北宋巨然

皆中国南派山水画翘楚,心有所动。如果我从他法师处练习,也许会有意外收获?于是翻出《中国山水画全集》临了董源的“郊民图”,再临了巨然的“山居图”。个把月以后,重新临摹《剩山图》,仍不及原作一二。

收拢卷帙,洗砚搁笔,重读画史,想从大痴道人的来处寻觅他人生的雪泥鸿爪,触摸他笔墨间隐藏的谜底。

由宋入元,科举废除,文人地位一落千丈,汉族文人的心灵及精神追求受到极大的伤害,济世之心难以实现,有一部分文人走向市井,另一部分文人则走进山林。黄公望身世坎坷,曾因与权豪不和,遭受冤狱。自此他便放浪于江湖之间,游弋于长词短曲,五十岁左右方专心于山水画创作。《富春山居图》是他晚年归隐富春江后所作,为此他经常“云游在外”,领略富春江两岸山水的韵致及气象变幻,“皮袋中置描笔在内,或遇好景处,见树有怪异,硬当模写记之,分外有发生之意。”这便是所谓“外师造化,中得心源”吧?这幅画卷他画了三四年仍未得完,前后经营七年方得完成。清代山水画家王原祁仰望道:“想其吮毫挥笔时,神与心会,心与气合。行乎不得不行,止乎不得止。绝无求工求奇之意,而工处奇处斐然于笔墨之外,几百年来,神采焕然。”这段评价真是一语破的呀!

看画入画,人随景移,景随人迁。这是八百年前富春江沿岸的山水吗?这是年近八十依然云游天下的大痴道人眼睛看到的富春江山水吗?这应该是黄公望历经人生遭遇后心里

向往的富春江山水呀!艺术家眼界的广度,思想的深度,境界的高度,生命丰富多彩的样貌会不知不觉地流露在他的作品中,没有生命质感的作品恐怕不能称为艺术品吧?我更释然,临摹真正的艺术品,摹迹易,摹情难,摹心更难,这就是“目送归鸿难”之难吧!

我曾在青春之时务农到安徽黄山茶林场,日日与大山相伴,新被大山吸引,感受到山的丰富、厚重、坚韧、包容;当然也遭遇过山火的凶猛,洪水的无情。有一年探亲回家,偶尔在父亲桌上看到一本黄宾虹图册,刹那间像被魔法镇住一般:这不就是我们日日登临的山脉吗?从此便迷上了水墨山水画。如果当时能获得一张《富春山居图》的样本,当时即下笔临摹,会不会比此刻更得其真髓呢?

日前看到一则新闻,说是人工智能AI能代替人类绘画了,甚至比人类画得更快更好。我有点迷茫,我还有必要孜孜不倦地临摹大师作品吗?转而又坦然了,如果给AI输入有关黄公望的种种信息,它真能重作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吗?



初夏时节,每当夜幕降临,楠溪江畔的萤火虫就开始舒展翅膀,那无数的萤火虫或飞舞于滩林中,或降落于草丛间,或展翅于道路旁,或翩翩于院落里。此时,扑入人们眼帘的是,流萤纷飞,宛若陨落的星星,飘荡闪烁,星星点点;好像远处礼花绽放,若隐若现,乍明乍灭,美不胜收。萤火虫虽小,但它为原本平静的夜晚平添几分浪漫,增添几分动感,倍增几多亮色。于是,来自四面八方“追萤”者来了,或架起长枪短炮,定格萤火闪烁;或拿起智能手机,记下流萤曼舞;或徜徉江畔道间,观赏萤光熠熠。无怪乎这儿人们感叹,萤火虫成了夜色中最受人追捧的小精灵!

小小萤火虫,“点亮”了我家乡楠溪江畔的美丽夜色,映衬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画卷。我爱楠溪江,也爱楠溪江畔小精灵萤火虫。

相比寒意料峭中的春红匆匆逝去,初夏才是人间最美的时光。这个时节有最美的风,南风吹弹,薰风入弦;也有最好的雨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;还有最美的绿;有最好的阳光,明而不媚,浓而不烈;还有最好的节气,小满和芒种。这个时节,北方的小麦正在灌浆,南方的水稻开始播种,感觉是场为期一年的四幕剧,喧哗的前奏与交代接近尾声,随之而来的是故事的精彩铺陈和情节的渐入佳境。

初夏时节,万物生长,花自然不会少。譬如蔷薇,据说原名叫“墙藤”,按李时珍的说法,因其“草蔓柔靡”,依墙攀援而生,故名“蔷薇”。“墙藤”也好,“蔷薇”也罢,叫什么似乎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个城市凡有蔷薇的地方,那里就会有一堵如火如荼的花墙,成为万绿丛中最为醒目的点缀。相比春天的梅、樱以及谷雨前花开时节的牡丹,初夏的花色大都是低调甚至内敛的,香樟、女贞、木兰以及楝树的花都选择开在树顶。我曾长久地抬头,远远地看一株楝树,看淡紫的花,细细碎碎密密地开在高高的树巅。那些花仿佛刻意避开人间烟火,选择与夏日的云天风雨阳光为伴,绚烂中平添几多含蓄与从容的奢华。郑振铎译本的泰戈尔《飞鸟集》中有佳句:生如夏花之绚烂,我认为绚烂一词远非字面的华丽。

初夏时节,其实更宜观绿,杨万里有诗云:拼却老红一万点,换将新绿百千重《又和风雨二首》。各种质地的绿,在初夏的阳光里汪洋恣肆,层层叠叠,弥散着无穷的生命张力与赤诚。有一日闲走林间,头上绿盖如波,地上光影曳动,就连空气里仿佛也浸润着

浓稠的绿意和生命的律动。不过,最让人惊喜的还是那些叶底再也掩藏不住的收获,那些曾经在春风里让人惊艳,在春雨里让人惋惜的花朵,正在初夏时节魔术般地幻化出缤纷的夏果。

再看南宋词人赵彦端午睡醒来发现的惊喜“午醉醒来一面风。绿葱葱。几颗樱桃叶底红”。

我猜想:赵先生大概率是当场采下那颗樱桃偷偷塞进嘴里吧。换作我,也是

这副吃相。“枇杷黄后杨梅紫,正是农家小满天”,青的梅子,红的樱桃,黄的枇杷和紫的杨梅,初夏时节的阳光下风雨里,所有事物都在日夜夜大,不停地成熟,不停地圆满,不停地让人间热烈和丰富起来。

那日走到构树下,看见成熟的构树果(又称楮实)像爆裂的红色绒球疏疏地挂在枝丫上,再次想起赵彦端。面对肥美多汁的诱惑,看看四下无人,我也采下一枚,扯一丝红红的果肉塞进嘴里,黏黏的,像桑葚。事后想起梭罗在《野果》中有关于草莓的一段文字:“仿佛天意,初夏时咬开一个草莓,就真的像吃下一颗红彤彤的心,勇气豪情顿时油然而生,一年余下漫长的日子里就能面对一切,担当一切。”

当然,即使不吃草莓或构树的红果,在这万物葱茏、欣欣向荣的初夏,在这所有的美好正在奔涌而来的当下,所有的生命都应该只管低调、谦逊和努力奔赴!就似那日看到的一株笋,不,应该说是一棵年轻的竹子,还没开枝散叶,但已经比所有的竹子都要高。年轻的竹子远远地伫立在竹林外圈,初夏的风雨里仿佛正在微微抱拳躬身,轻轻地道一声:初来乍到,请多指教!

说起来福冈那地方靠海,适合发呆,发呆时又最适合看云。云总是大片大片,不声不响地挂在蓝色的天空,来的时候你不注意,走的时候也不打招呼。好像一个特别友善但沉默的朋友,不需要的时候就不存在,需要的时候一抬头,他就在那里。

身处的异乡离家远,上千公里,可以心安理得地称它为远方。远方的云每天的样子都不同。我知道,世界上所有的云彩,样子都不同。但我固执地认为这里的云特别不同。这陌生的城市没什么高楼,机场就在市区,城市在海边,所以天际线广、地平线低。就算在街上走着,都不用抬头,平视前方,目光穿过错落的楼房,必然会看到一片天空,以及浮在天空上被建筑隔得奇形怪状的云。

但最美的云,还是挂在了河川、海边和近郊高速公路的天空上。市中心的天空和云终究会被那些楼、塔剪裁得一块一块,补丁般的小气。河川、海边、近郊高速公路——这些都是宽阔得会让你自己变得渺小的地方——云就变得棉花般厚实蓬软,回到它最应该的样子,那种绵长柔韧铺展十里的从容姿态。

晚上,我和很多旅行者一样,在酒店房间里喝上点小酒,总之不多,二三两的样子,就开始“胡思乱想”。想想我身边的朋友,最近一年,他们有的去了加拿大看雪,有的在泰国冲浪。天南地北地各奔前程,大家好像不约而同地过上了流云般的生活。几杯下肚,正是微醺,友人发来了微信。如今,四十岁出头,两鬓微霜的他,带着妻儿,到了遥远的国度。我们相距有一万多公里,我这里是深夜,他那刚见太阳升起。他说睡不好,倒时差不好受,像连喝三杯浓咖啡,虽然有睡意,但眼皮像是撑着牙签,就是合不上。坐在客厅椅子上,晨曦透过窗,照着地板上堆放着的一家子的行李,还没来得及收拾。这是个浩大的工程,他愁了一晚上,不知从何开始。

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万事都能手到擒来轻松解决的友人犯愁。他说:小方,我觉得现在自己就像是一大片浓稠的浮云,竟然突然地坠在了一个遥远的陌生世界。友人终于去睡了,我喝着酒,心想,天空中大片静谧的云,俱是来自不知哪个海湾的水蒸气,偶然凝在这片蓝天,到了晚上海风一起,又吹到了另一方的天空,再次重聚成云。缘起为云,缘散如雨。借着酒劲和夜色想想,似乎这样的人生也挺美。

对了,我住的酒店,电梯里挂着块牌子,上面刻着“一期一会”四个字。据说这句话源自日本茶道,意指某一刻在茶道中体悟到的感觉,这辈子以后都不会重现。电梯里这块牌子的意思,大概是文雅地和顾客说再见,客人很可能再也不会住进这家酒店。这时身处远方,会让人产生点忧愁但又美好的情绪。电梯里的牌子,我手上时常有的二两酒,在晨曦中怅惘的友人,天空上茫茫的浮云,总都散着一种一期一会的情形。



边看边聊

萤火虫

缪士毅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远方的云

孙小方

七夕会

绸缎,一上一下、一左一右,快如旋风。我三步并作两步,走近观摩。一花甲老头,右手握根布包绳索,绳索另一端系一匹红绸,有四五米长,绸上绣一条蜿蜒黄龙。绳索舞动,绸缎旋转,似长龙翻滚,分外好看。一会儿,他停下歇息,揩拭汗珠。我怀揣好奇,问,师傅,我舞一下好吗?好呀!他面带微笑,递过绳索。我仿其动作,快速挥舞,“长龙”朝我滚来。我不及退让,绸缎坠地,卷成一团。老头说,你要边舞边退、快舞快退!遵其叮嘱,我舞起“长龙”,忽左忽右忽后,腾挪退让。绳越放越长,绸越舞越快,“长龙”步步逼近,我不敢懈怠,愈加使劲。七八分种后,手臂酸麻,我也见好就收!此际,堤内飘来萨克斯声响——哟,那位驾驶房车,四处旅行的“萨克斯男”,来到堤下,正在吹奏呢……

江堤边的热闹

蒋鸣鸣

我过桥底北行,途遇中年男,他手握遥控器,一架模型飞机,绿灯闪烁,起舞盘旋,忽降临地面,忽“呼啦”跃起;忽越过人群,“嗡嗡嗡嗡”轰鸣;忽调转身,朝主人奔来,或盘旋头顶,或绕其周身,引观众忽而仰头,忽而平视,忽而俯瞰……热闹场景,目不暇接。哟,数十步开外,有人挥舞



静物枇杷(水彩画) 杨建勇

母亲河——湘江,自古及今,奔腾不息,哺育着两岸儿女。河水宁静抑或暴怒,结实的防洪大堤,均将其牢牢控于河道之中,驯顺流淌,就像唐僧念起“紧箍咒”,令孙大圣乖乖臣服。晴好时日,堤成民众过往乃至休闲娱乐健身所在,抒发情感、放飞自我的舞台。夜悄然降临,堤灯齐刷刷亮起,耀如白昼。人们或三三两两,或独自迈步,兴致勃勃抵达一桥下河东段堤岸,如同旧时赶庙会。江风拂面,清凉宜人;大堤两头,熙来攘往。你看,一男一女着练功服,跟随音响,一招一式在打太极拳。你看,有人扭颈伸臂弯腰踢腿,短暂无息,便沿堤奔跑,其背影,忽而缩小,忽而成点,再一忽儿,无影无踪。你瞧,有人

雅玩

摆动双臂、快步行走,目视前方。即便轮船汽笛鸣响,亦未能吸引其目光。你瞧,哟,水中救援队,列队操练。十来位三四十岁的壮汉,以及两位身材匀称、动作灵巧的女子,均着青黑服装,精神抖擞,步履齐整,前后、左右踏步行进,“123456789……”的口号声,震撼夜空。嗨,不远处,一群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之人,或拉二胡京胡大小提琴,或敲板鼓梆子,或吹萨克斯横笛,众乐悠扬。人群聚拢,我亦靠近。主持人一番“开场白”后,一男子登场,道,我献上一首《小白杨》,祝各位春夜愉快!“哗啦啦啦”,掌声热烈、响亮!歌手唱道,“一棵呀小白杨,长在哨所旁,根儿深干儿壮,守望着北疆……”他左手握话筒,